

杨宪益
诗文

杨宪益

杨宪益 诗文

流金文丛

杨宪益 著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宪益诗文 / 杨宪益著; 吴晓梅选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流金文丛)
ISBN 978-7-100-15367-6

I. ①杨… II. ①杨… ②吴… III. ①诗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8951 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流金文丛

杨宪益诗文

杨宪益 著 吴晓梅 选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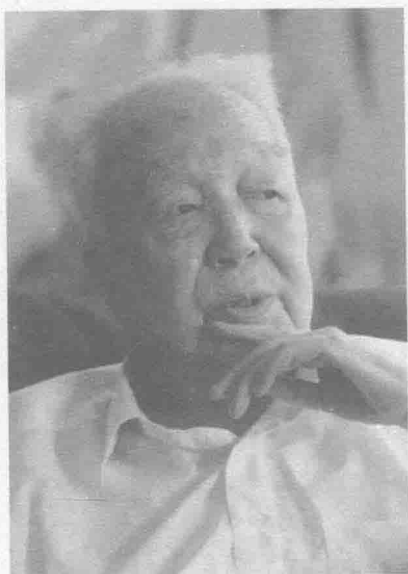
安徽宣城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ISBN 978-7-100-15367-6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6 1/4

定价: 39.00 元



出版前言

岁月流沙，时光在俯仰之间不经意中从我们指尖滑落；岁月流金，光阴在云起云落的当儿，世人创造了多少辉煌的业绩，铸就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流沙是岁月之花，流金是岁月之果。

我们出版这套“流金文丛”，旨在梳理执执现当代文人墨客的“流金”——性情之作，即闲适的零墨散笺。这些作品多为作者在月光里、芭蕉下、古砚边搦管挥毫的闲情偶寄，或是在花笺上信手点染的斗方小品。这些佳构华章，曾星散在历史卷宗的字行间，有的不大为人注目，我们将这些吉光片羽珠串结集于斯。丛书内容丰赡、题材多样：书简、日记、随笔、词章或其他，类盘中的珠玉，似掌上的紫砂，如心中的玫瑰，可赏可玩可品；然又不失思想，不阙情趣，不乏品位。

我们多么希望这套“流金文丛”能流入阁下的书斋，站在你的书架上。

目录

半瓶浊酒，四年星斗 〇〇二

此情可待成追忆

——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〇一九

良师益友忆当年 〇二八

我的启蒙老师 〇三一

抗日战争杂忆 〇三五

年过八十 〇四一

怀念老舍先生	〇四六
冀野和我	〇四八
回忆钱锺书兄	〇五四
回忆萧亦五同志	〇六一
我和董乐山	〇六五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	〇六八

鲁迅的《自题小像》诗	〇七四
从《解忧集》的书名出处谈起	〇七八
蛇年谈蛇	〇八〇
竹的故事	〇八四
金鱼	〇九〇
菊花	〇九五

关于我的打油诗	
——《银翘集》序	一〇四
译莎士比亚剧中歌词	一一二
译希腊女诗人莎孚残句	一一三
题戴敦邦作《梦影图册》	一一四
王以铸《饮酒诗》题后	一一五
天葬三首	一一六
愁思	一一七
雪	一一八
死	一二〇
待客不至	一二三
自嘲	一二四
自勉	一二五
迁居	一二六
冯骥才兄邀参加天津石家大院	
元宵节晚会	一二七
三味书屋重新开业以此贺之	一二八
有感	一二九

敏如得句云“虎落平阳酒一壶”

命续成一律	一三〇
无题	一三一
岁末杂咏七首	一三二
住公寓有感	一三四
中国作协授老翻译家彩虹翻译荣誉奖	一三五
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感赋	一三六
香港回归感赋	一三七
螳螂	一三八
迁居什刹海两首	一三九
无题	一四〇
无题两首	一四一
题丁聪为我漫画肖像	一四二
赠苗子	一四四
和苗子兄	一四五
〔附〕苗子原诗	
〔附〕启功次韵	
和启老韵一首	一四七

惊闻廉士聪兄不幸失足骤逝	一四八
悼张友鸾兄	一四九
祝酒辞	一五〇
谢酒辞	一五一
贺亦代宗英再婚之喜四首	一五二
戏致宗江兄	一五三
七十九岁生日答谢亲友	一五四
观黄苗子郁风书画展	一五五
友人过问近况并约外游 以此谢之	一五六
苗子郁风即将南行 怆然感赋	一五七
题王世襄兄画像	一五八
丁聪卧病医院 以此慰之	一五九
悼乃迭	一六〇
湘西	一六二
游张家界二首	一六三
游张家界 调寄“蝶恋花”	一六四
路经桑植	一六五
天子山	一六六

途经吉首饮酒大醉（四首）	一六七
回京路上	一六八
郴州纪事诗十四首	一六九
蜀游杂咏七首	一七三
兴城杂咏十一首	一七五
港游杂咏八首	一七八

编后记 ————— 一七八

是真名士自风流

——《杨宪益诗文》编后记 一八二

漏船载酒

半瓶浊酒，四年星斗

问：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一九六八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问：你们那时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十一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

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我穿了个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哒哒的，也没换皮鞋，我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屋子，里面漆黑，只有一个台灯，电灯也没有开，一屋子人黑压压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问：当时多大岁数？

杨：一九六八年我五十岁。问我哪里人，我说完以后，他们果然脸变了，把我手抓紧了。他们挺紧张地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就打了手铐。我后来才看清，屋子里面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们《中国文学》里的一些年轻干部，有的是解放军。然后，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我同意检查我的东西。”以此作为法律依据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东西。然后，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没有抵抗的意思，说还有什么事。我当时唯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穿那双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结果我踢踢哒哒穿了一双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辆吉普车，摁下脑袋说低头不许看。我从灯